

一星期為限。

代售處 北京新書局  
北京大學出版部

刊

京內外各大書坊有代售

報名：一月十四日起，至二十九日  
止，三十日在本校考試。  
校址：東四北，船板胡同東口五顯  
廟胡同三十四號。

# 京報副刊

第三九四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 國語文學談

周作人

近年來國語文學的呼聲很是熱鬧，就是國語文學史也曾見過兩冊，但國語文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終於沒有能夠明瞭。國語文學自然是國語所寫的文學了，國語普通又多當作白話解，所以大家提起國語文學便聯想到白話文，凡非白話文即非國語文學，然而一方面界限仍不能劃得這樣嚴整，照尋常說法應該算是文言的東西裏邊也不少好文章，有點捨不得，於是硬把他拉過來，說他本來是白話；這樣一來，國語文學的界限實在弄得有點胡塗，令我覺得莫名其妙。據我的愚見這原是簡單不過的一件事，國語文學就是華語所寫的一切文章，上自典讀，下至摺費，古如楚辭，（姑且這樣說，）今到都送夫，都包括在內，他們的好壞優劣則是別一問題，須由批評家文學史家去另行估價決定。我相信所謂古文與白話文都是華語的

一種文章語，並不是絕對地不同的東西：他們今昔的相互的關係彷彿與滿洲及中國門的關係相似。以前文言的皇帝專制，白話軍出來反抗，在交戰狀態時當然認他為敵，不惜用盡方法去攻擊他，但是後來皇帝倒了，民國成立，那廢帝的族類當然退他本來面目，成為五族之一，是國民的一部分，從前在檄文上稱我漢族光復舊物的人此刻也自然改變口氣，應稱我中華國民了。五四前後，古文還坐著正統寶位的時候，我們的惡罵力攻都是對的，到了已經遜位列入齊民，如還是不承認他是華語文學的一分子，正如中華民國人民還說滿洲一族是別國人，承認那以前住在紫禁城裏的是他們的皇上，這未免有點錯悞了。我常說國語文學，只是漢文學的新名稱，包含所有以漢文寫出的文學連入股文試帖詩都在裡邊，因為他們實在是一種

特別文體的代作品，雖然文藝的價值自然沒有什麼。近來日本京大教授鈴木虎雄博士刊行一冊「支那文學研究」，除詩文戲曲小說之外還有八股文一編，專論這種文體，可謂先得我心，不過我還沒有見到這部書，不能確說他是如何說法的。

我相信古文與白話文都是漢文的一種文章語，他們的差異大部分是文體的，文字與文法只是小部分。中國現在還有好些人以為純用老百姓的白話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國裡當然只應有一種國語，但也可以是應當有兩種語體，一是口語，一是文章語。口語是普通說話用的，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語是寫文章用的，須得有相當教育的人才能了解，這當然全以口語為基本，但是用字更豐富，組織更

- 國語文學談
- 一 對於新樂的意見 徐益甫
  - 二 雞毛帚（插圖） 春臺
  - 三 一堆閒話（續二十一日） 趙瑞生
  - 四 合併女大呈文 宇文丙
  - 五 我把冤想用錯了 法沁
  - 六 向讀者討個教 趙天則
  - 七 禮部文件更正 紹原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精密，使其適於表現複雜的思想感情之用，這在一般的口語是不勝任的。兩者的發達是平行並進，文章語雖含有不少的從古文或外來語轉來的文句，但根本的結構是跟隨口語的發展而定，故能長保其生命與活力。雖然沒有確實的例證，我推想古文的發生也是如此，不過因為中途有人立下正宗的標準，一味以保守擬寫務，於是亂了步驟，口語雖在活動前進，文章語却歸於停頓，成為冰冷的化石了。所以講國語文學的人不能對於古文有所歧視，因為他是古代的文章語，是現代文章語的先人，雖然中間世系有點斷缺了，這個系屬與趨勢總是斷地裏接續著，白話文學的流派決不是與古文對抗從別個源頭發生出來的。我們看見有許多民間文學的存在，但這實是原始文學的遺留與復活，講到系統乃是一切文學的長輩，並不是如大家所想的那樣是為華貴族文學之命而聯起的羣衆。我們要表現自己的意思，所以必當棄擬古文而用獨創的白話，但同時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事實，把古文請進國語文學裏來，改正以前關於國語文學的謬誤觀念。

我們承認了古文在國語文學裏的地位，這只是當然的待遇，並不一定有什麼推重他的意思，古文作品中之缺少很有價值的東西已是一件不可動移的事實。其理由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我相信這未必是由於古文是死的，是貴族的文學。我們翻開字典來看，上面的確有許多不但不懂他的意義連音都讀不出的古字，這些確是死字廢品了，但古文却並不是專用這種字湊成的，他們所用的字有十之八九是很普通，在白話中也是常用的字面，你說他死，他實在是還活着的，不過經作者特別這麼的一安排，成功了一個異樣的形式罷了。或者有人說所謂死的就是那形式——文體，但是同一形式的東西也不是沒有好的，有些東西很為大家所愛，這樣捨不得地愛，至於硬說他是古白話，收入（狹義的）國語文學史裏去了。那麼這種文體也似乎還有一口氣。至於說貴族與平民，只在社會制度上纔有好壞之可言，若思想精神上之貴族的與平民的，完全是別一回事，不能這樣簡單地一句話來斷定他的優劣。我在這里又有一個愚見，覺得要說明古文之所以缺乏文學價值，應當從別一方面著眼。這便是古文的模擬的毛病。大家知道文學的重要目的是在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各人的思想感情各自不同，自不得不用獨特的文體與方法，曲折寫出，便與其所蘊懷者近似，而古文則重在模擬，這便是文學的致命傷，儘能使作者的勢力歸於空虛了。模擬本來並非絕對不行的事，在初學者第一步自然是只好模擬，但應當及時停止，去

自開塗徑縱行，正如小兒學語，句句都是模仿大人的話，等到大略知道，便能自由運用，聯合若干習得的文句，組成一句新鮮獨立的話，表示自己的意思，倘若到了少年，還是一味仿效老太爺的口氣，如八哥學舌一般，那就是十足的低能兒，大家都要笑他了。你或者要問，既然如此，作不模擬的古文豈不就好了麼？這自然是對的。但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古文，倘若你能創造出一種新古文體出來，那麼也大可以做，不過至少我自己實在沒有這樣自信，還只是做做我的白話文罷。

上文所說古文的毛病如若是不錯的，我還有一句話想警告做白話文的朋友們。請諸位緊防模擬。模擬這個微生物是不僅長在古文裏面的，他也會傳染到白話文上去。白話文的生命是在獨創，並不在他是活的或平民的，一傳染上模擬病也就沒了他的命了。模仿杜子美或胡適之，模仿柳子厚或徐志摩，都是一樣的毛病。近來新文學界發生了這種病沒有，我不知道，只由於一片老婆心，姑預先警告一聲罷咧。

我汎手學為善士，不談文學，摘下招牌，已二年於茲矣。伏願囑我為紀念增刊作文，像約已閱月餘，終於想不出題材，不得已撰下車，寫了這一篇，既可笑矣，而所說的話又都只是極平凡的常談，更無謂了：伏願讀之得無亦將立而「笑我」乎？十四年，某督生日。

### 北京的一種古怪週刊「語絲」的廣告

「語絲」是我們這一班多少有點「學匪」的人所辦的，已有一年多的歷史，本年一月五日已出了第六十期。這週刊是無所不談，

乎是值得廣告的。「語絲」的最大特色在於「不說別人的話」，至於「不用別人的錢」或者還是第二點。總之「語絲」在北京——或是在中

### 猛進第

時事短評  
 (一) 政府還不把日本公使送出境外一否？  
 (二) 實行對日絕交！  
 (三) 每月見報員之延遲刊要犯  
 盧生  
 李之德  
 余丙印

(一月八日出版)

符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告愛國同胞(特載)  
出版日期：一月二一日  
發行地址：北京銀兩十九號  
價目：京內每份銅元二枚京外一分

論  
北京代售處 各大學號房 濟南 濰縣 東安  
場 勸業場 青島 濟南 濰縣 東安  
期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六角五分  
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加郵費，郵票不能代價。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 對於新藥的我見 徐益甫

每逢到了一種報紙的紀念日，那些會作文章的先生們就借了這個機會做幾篇驚天動地的文章，登在那報的紀念特刊上，既可以借着這個機會揚揚大名，又可以向報館進一人情，這真是一舉兩得的好買賣呀。現在以我對刊的週年紀念日到了，同學毛君就叫我做一篇文章登在京報的週年紀念特刊上。但是我回來不會作文章，又不好賣名氣，這不是強人所難麼？話雖是如此說，但是朋友的面子也不能不周全，他這番好意也不可過於違背，不得已我也就胡亂寫他幾句寒資。

但是我現在要想做一個甚麼題目呢？有一句俗話說是「三句話不離本行」。我既然是置身醫藥界，就從醫藥界中寫幾句罷。現在所出的新藥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但是這新藥的配合大半與古人成方大同小異，效力也不過如此，何足稱寶。譬如某氏固精膏某氏調經丸以及某氏戒煙丸種子丹等等，廣告上就登些甚麼開天堯的新發明，靈驗如神的奇效藥，說了個天花亂墜，並且找上了幾位不惜大名的關人替他介紹作証，我想倘若能發明這樣容易，藥力這

樣神效，那末恐怕中國的人就沒有死的了，便有人滿之患了，這樣發明豈得住嗎？

閒話休談！這種情形不但是我們中國人如此，就是那些自命為科學先進的歐美諸國也有這樣類似的惡習。但是他們不找貴官大僚替他作証，專找醫界名人替他鼓吹，這樣的新藥一天多似一天，日久見慣，大家也就不甚留意了。不過他們所製的新藥，多半還是按着化學的原理製成的；譬如甲藥料加入乙藥料，則甲藥料因某種化學關係，析出某元素或某分子族，乙藥料之中某元素或某分子族可以加入，於是甲藥料之性質因之增強或減弱或另呈他種作用。按此原理可將藥料的副作用設法除去，雖然不能如我們紙面上所說的這樣容易，並不能準達到所希望的目的，但總不離了化學的軌道，並不是專門抄寫古人的成方，不問其化學的作

用，只變化其分量的多少，便就大言不慚的說甚麼發明。就此看來，西人比我們還強一步，所以他們的新藥亦多有可取的地方。我本想要就我所知道的效力比較確實的新藥向國人介紹幾種，但是繁而難舉無從着筆。忽然想起江

蘇的一個命案來，人人都疑惑是由於一種新藥「都安卡因」(Tutokain)中毒而死，我就說說這個藥罷！

「都安卡因」是德國色素工廠(Bayer & Co. Leverkusen)一千九百二十三年春季所製的一種新局部麻醉藥，按化學上說，就是D-Y-aminonkohol的誘導體，是一種精細針樣的結晶，在水或酒精中容易溶解。據各科學家的報告，「都安卡因」的麻醉性很強，但是他的毒性比他種局部麻醉藥減少，對於泌尿器手術時很適宜，並且特別適用於膀胱麻醉。Blum et Künzler 二氏謂一次可用至一瓦(Substanz)而無害。(見Wieler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37. Jahrgang. No. 33. Seite 835.)據Fröh氏報告對於膀胱麻醉可用其五%液體之四十立方仙迷(40 Ccm einer 5% Tutokainlösung)而無害。(Wieler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37. Jahrgang. No. 35. Seite 857.)Fröh氏也有類似的報告。總而言之，對於本藥的報告不下五十篇，大略都是稱贊他的好處，並且說他毒性很少，無有副作用，我也不必一一贅舉了。「都安卡因」作用持續的時間，因其所用之濃度而不同，換一句話說，就是濃度愈大，持續愈久

大約麻醉所用的濃度出入於〇·一五%及五%之間。其麻醉持續的時間自十分乃至一小時不等。我雖然不是個臨床醫生，更不是個泌尿科大夫，對於本藥固然缺乏經驗，但就雜誌上所記載的看來，「福安卡因」總算一種新良藥料，何以有因用這一種藥而致人於死的呢？以我看來，其死的原因固不在此，但那是題外文章，可略而不論。

我寫到這裡，忽然又想起一個例來。那是一個三十一歲的女子，於一九二三年因用 Prokin 麻醉而死（見 Journ. of the Amer. med. Assoc. Vol. LXXX, No. 15, 1923. Arpil. 14及 Zentralblatt für Chirurgie 1924 No. 19, Seite 1718.）那個婦人的死因也不在於 Prokin，乃由於副腎素 Adrenalin 的關係。我本想詳細的將 Prokin 的性質用量等作一記述，但是迫於他事只好作罷。藉此恭賀

### 雞毛帚

春霖

人類的生命是共同的，對於中國的小孩我不必比他人特別悲哀，因為中國小孩的責任也是人類共同的；然而我不能不替中國小孩們悲哀，因為我是為全人類看想的。

這話未必沒有人聽不懂的，我應該加以解釋。我先縮小範圍講一國內有產人家的小孩罷，他們有吃的，有穿的；貧苦人無論怎樣的餓着凍着，不能使他們餓使他們凍。然而，你瞧，當他們出來時，窮人們要向他们求討；他們要吃糖，必要經過小販們錮靛的手把，他們要坐車，必要吸受車夫們喘息的氣味。倘若寒風步門不出了，也還是不能與窮人們隔絕，最顯著的，當流行病流行的時候，圍在醫院的人也是疾病或死亡。大家應該記着，全人類所呼吸的空氣是共同的呵！更要記着，人類的精神是共同的呵！

是的，懷疑的人也有理由，我們明白看到，如現在察納河水的高漲於我們中國人毫無損害，還有以前東京橫濱大地震反使我們少受日本人的欺凌；小一點的，我們更可看見，電車中姓張的在姓李的袋中偷摸一塊錢，明白是李的損失變為張的利益了，又如你買兩個銅子的花生米，看他從紙包裏放進去，你心想他多放一顆，就是他的袋中將要少一顆。這樣看來，人類的利害並不是共同的。然而，請留意，我們說的是人類呵，姓李的少了，姓張的多了，於人類全體並無多少呢。

可憐的中國小孩，拖泥帶水的，不知道將來怎樣死法的，大家以為是無關於自己的，不

###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第十二期目錄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下）

吳歌聲韻類

顯建剛

### 燕風旬

（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哲學思想與哲學（論說）

釋「它」（讀書筆記）

兒童的玩具

曹過西

任化遠



加加問。我屢次忍不住的想說些話；現在，在京報社址面前見了一担要貨與一位老人，又引起我的不平了。

中國小孩不受誰的注意，大家好像是不想

1. 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
2. 花胡同北新書局
3. 後門內景山書社
4. 漢花園北大出版部售書課

發行處大木街十八號陳大讓君  
每份銅子四枚

了，我們雖然也見過幾件玩藝兒，但父母禁止小孩玩製是時常聽到的。中國以外的那一個民族是這樣的？

這位老人，注視担中的貨物，掛在架上的有小花籃小葫蘆，還有小輪子的車子，盤中是鑲製的菓子，小小的銅喇叭，以及銅子軟軟搖動的小泥人兒。他確認小孩們應該有玩具，雖然沒有能力將這意思傳達給人們，他卻盡力的賣他所有的玩具，正如他不能提倡在西北種樹，不能從事出路的改良，卻備着雞毛帚，時時拂拭吹到他担上來的風沙。他額上擦痕中的辛苦已經深重了，然而他並不顧慮。可憐的小孩們遇見這位老人就心花怒放。我知道，除他人之害為自己之利的人以外，凡知道人類生命是共同的人必與我同樣的感受老人的好意的罷。

### 一堆閒話 (續二十一日) 趙瑞生

(八) 尾巴尖——  
孤桐總長藏書被毀？

孫先生：

睡了一宿，又把這個問題想起來了。不知怎樣的，爺拉哥兒竟會把他忘了。真是一弊必有一利，我也逃不了是個健忘者，不然，此生將不能幹一事了，哪裏還能寫「尾巴尖」。

我已寫過「結尾」，這個「尾巴尖」該叫記者去作，以副孤桐先生的例，況說此地設的還是孤桐總長呢。所以想把「尾巴尖」改為「蛇足」，留與記者說話的餘地。又不知怎麼的，似乎有人指責我：「呸！偷畫蛇添足的典，你前邊說的那像個蛇？別不知自量喇！」苦哇！怎麼辦呢？

無論如何，下邊的話是要說的。

語絲六十二期，魯迅先生的「雜論管閒事」，做學問，……，讀過後，知道他又犯了「刻薄」的毛病了。西澤先生的「就以四書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註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以我這個「寬厚」的去看，實在不必去查什麼書目答問。翻什麼漢書藝文志，去證明漢時沒有四書這四個名詞註疏和理論，西澤先生的意思，（我可要真替他下註疏了，不過是說世間書籍浩繁，勸人多讀，一面購置又不容易，只得去說人所不愛聽的閒話，把孤桐總長藏書之被毀或散失稱為可惜，「暴徒」之為「暴徒」罪不容誅，烘托的一絲不遺。縱然不是這個意思，西澤先生也不至不通得連漢時無四書註疏理論也不曉的，這不過是一種象徵，和提倡國民文學的諸先生，歌什麼滔滔湯湯呀，什麼什麼呀，沒忘記「象徵的功用」是一樣。好在都還在健在

，活口對活口，頂好去問本人。所可惜的呀，孤桐總長的藏書，並沒散失。

魯迅先生會勸過「年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因為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但除了印度——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真把我們開胡塗了，魯迅先生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雖然他聲明過「這是這麼一個意思」，我也不能明白，笑呀！「孤桐先生」（即章士釗也）讀了那麼多的外國書，西澤先生親眼看見他「開屋裡「幾乎滿林滿架滿桌滿地」，又「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孤先生會榮膺法政部長，哪裏是他做的「點事」呢？真豈死個人。我們不願用「那要流於下流的了——態度去說，禁止「五七」開會，指使警察打人，派百昭三河的婆子拖拉女學生……等等，還不轟轟烈烈不可一世嗎？究竟他是安福派的腿哇。這不能不叫我們懷疑外國——就是德國的關於社會學的——書，讀了也不中用。忽然想起西澤先生說，不識字的大家問必購一部四庫全書（？），孤先生也此輩之流亞歐？倒不如散失之為愈也，可以普渡窮生。

所謂首都革命，豈明先生還嫌太不徹底。

國魂

時評 馮玉祥下野與今後北方軍閥之爭鬥觀(師) 明中之中國 曉雲

然而已引了西...先生再三嘆息，得迅先生可惜自己沒有去看，拉了幾十大車原文書，向各處走動的壯觀。真是的，「革命」也不能這自家...

了，打幾塊玻璃於他也沒什麼損害。橫豎氣是出了，走哇。」還有不捨的，用棒子打得車門...

就太不檢點，失於粗率，這回又落在紙上，着了迹了？你怎麼不慮到，人家有意「設香餌釣...

現 第三 國際 資本 的大團結

時事短評 現 第三 國際 資本 的大團結 (文)(文)(文) 唐有王 陳翰白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對川白村... 象牙之塔 唐有王 陳翰白

不... 這是足以代表我們的心，這一點似

生担起不可... 胡適。現在在中國誰最有學問？」他就答，「胡適。」

十九日，趙瑞生。

### 合併女大呈文

北京現任學匪特准地九城加學閱街京兆... 女師大既有改組為國立北京女子大學之議，應

編者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 預定全年一元半年五角連郵費

請由教育部迅速主辦，刻期成立，其僅有學生... 女大學生均係「柔順有餘剛健不足」之賢女，

期四 (八) 民衆與武力... 兩樣的心

尙無特別建樹，因奔走致，無暇勞及，但... 職銜以謝天下，亦所甘心焉。謹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 日

### 我把「寬恕」用錯了

嘗聽見有人說一個人應當了解多方面的人... 到對待人的上頭了。

當楊蔭榆帶着武裝警察到校，斷絕同學飲... 種同情心？——會不表示同情！

等到劉百昭僱了許多流氓，老媽，打手，... 石關馬大街的校舍從此沒有一個女子居住了；

